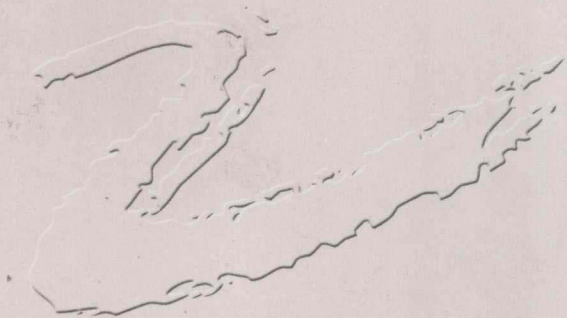


大家精要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凌廷堪

刘舫◎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廷堪 / 刘舫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2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260-3

I. 凌… II. 刘… III. 凌廷堪(1755~1809)—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990 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沈子明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凌廷堪

LINGTINGKAN

刘舫◎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735-6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凌廷堪
LING TINGKAN

001

第1章 家世生平 ————— 001

从盐商家庭走出的读书郎 ————— 002

三次科考终圆进士梦 ————— 004

舍弃仕途走上讲台 ————— 019

第2章 挑战正统 ————— 031

实事求是论史事 ————— 032

秉笔直书循史法 ————— 038

没有华夷之别的正统观 ————— 043

第3章 蜚声文坛 ————— 057

钟情于屈原的少年诗人 ————— 057

古代“燕乐”的探索者 ————— 066

鲜为人知的骈文行家 ————— 075

第4章 精通历算 ————— 078

“谈天三友”的故事 ————— 078



002

清代的“中国科学家”们	089
-------------	-----

第5章 创例《礼经》	096
------------	-----

活着的传统：三千年的礼学	096
--------------	-----

一部保留古代礼仪的经典	101
-------------	-----

别开生面的礼学研究	105
-----------	-----

第6章 复归古礼	121
----------	-----

礼是圣人创拟的规矩	121
-----------	-----

礼是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	123
-------------	-----

礼是古人为学的根本	126
-----------	-----

古代礼仪中的“尊尊”与“亲亲”	131
-----------------	-----

第7章 历史影响	137
----------	-----

悄然转变的乾嘉学风	137
-----------	-----

登峰造极的礼学研究	142
-----------	-----

一个践礼救世的梦	146
----------	-----

附	
---	--

年谱	153
----	-----

主要著作	155
------	-----

第 1 章

家世生平

从盐商世家出来到海州

凌廷堪

LING TINGKAN

001

1757 年是清朝乾隆做皇帝的第 22 个年头。这一年，也是乾隆皇帝最惬意的一年。首先，乾隆皇帝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第二次江南巡视。他体察民情，巡访水务，笼络江南的士大夫，并将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府的钱粮全部蠲免，确实为所到之处的江南百姓带去一些“及时雨”。与此同时，他也享尽了江南的风物美饌，历尽了官员们的前呼后拥和百姓欢呼“万岁”的风光。再者，历时 70 年之久的西北边疆之乱终于被彻底平息，解除了他的心头大患。大清的黄龙旗终于在塞北这片沃土上再次高高飘扬。它标志着清王朝真正的“统一”大业最终告成，也预示了清王朝从此将迎来它最鼎盛的时期。

也就是这年的农历八月二十日，在地处黄海之滨的海州板浦场的凌姓寓宅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本书要介绍的清代礼学大家——凌廷堪。

从盐商家庭走出的读书郎

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原籍安徽歙县。他的高祖（祖父的祖父）凌坤元，字宁一，是县学的学生，著有《长松室稳香舍》二稿；祖父凌易筠，字松友，国学生，生性豪侠仗义，不居一室，喜欢去各地游走。凌易筠曾为治水的官员陈弊献计，也曾远走塞上，为宁远大将军平定准噶尔叛乱出谋划策，得到了大将军的赏识，挽留他入幕，可是他婉言谢绝了。后来他因迎娶了海州板浦许世贞的女儿，才回到故乡不再复出。因此凌家也称得上书香门第。

然而凌易筠早逝，家道开始中落，凌廷堪的祖母许氏的生活也失去了依靠，不得不远离故乡，外出另觅栖身之地。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凌文煊由歙县迁至海州板浦场，暂时寄住娘家。清代的海州板浦场，即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下属的灌云县。它东临黄海，素有“东海名郡”和“淮海东来第一城”之称。板浦自古是海州的繁华集镇，不仅商贾云集，百业繁茂，而且文人荟萃，才子迭出。史书上记载，孔子曾两度率弟子来海州讲学，并在此登山望海。可见，当时的海州也是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古城。

明清时期苏北经济的崛起，其基础是淮盐。“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天堂般的扬州，全是由淮盐支撑起来的。当年的板浦，就是扬州的一个缩影。它是苏北三大内河盐运码头之一，河流纵横，船运繁忙。淮北盐场负责生产、管理、运销的

衙署就设立在此，于是大量的徽商云集此地。凌文煊的外祖父许世贞一家就是在板浦经营盐业的灶户。所谓的“灶户”，就是以煮盐为业的民户，虽然他们都遭到盐官和场商的盘剥，但灶户之间也有贫富之分。许世贞因为经营有方，家计也算殷实。长大的凌文煊为了维持生活，于是借助外祖父的资助，也加入了灶户这一行当。

凌文煊，字燦然。由于他的元配夫人戴氏没有生育，于是他又要娶了王氏。王氏出身海州大族，她为凌文煊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凌廷尧，次子即是凌廷堪。凌廷堪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曾以悬挂在厅堂、书房、卧室等地方的楹联匾额考他，不料小小年纪的凌廷堪竟能应声作答，毫不费力。邻居和亲友们对此都感到十分新奇，纷纷出联求对，凌廷堪也都能顺利对上。原来，往日每当有人诵读这些文句时，凌廷堪总是在旁聚精会神地听，默默地记诵，久而久之，竟能化为己用。据此，邻居和亲友，无不赞叹凌家出了个非常聪慧的孩子。

可是，世事总是难以预料，在海州安顿下来的凌家又遭到了不幸。就在凌廷堪6岁的时候，父亲凌文煊因病离开了人世。这时，凌廷堪的长兄凌廷尧已经26岁，早已成家立业，并且有了一个儿子。父亲的早逝，使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都落在了凌廷尧的身上，既要赡养嫡母戴氏和生母王氏，还要照顾弟弟，更有自己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所以十分艰辛。为了能减轻长子的生活压力，凌廷堪的母亲时常卖掉一些身上佩戴的珠簪耳饰，以此来贴补家用。

凌廷堪到了7岁的时候，去了离家不远的私塾上学。在刚

开始读书的日子里，私塾的老师教孩童们读《大学》，可凌廷堪怎么也读不懂，不了解《大学》到底讲了些什么。正如他在29岁时所作的《学古诗二十章》一诗中写的：“忆昔学语日，出就童子师。迫使读《大学》，百读百不知。”这也许是凌廷堪回忆自己幼年读书情况的最早记录了。

《大学》是“四书”之一。南宋时，朱熹对“四书”作了注释，以后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元朝的时候，“四书”被中央政府确定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从此，“四书”便取代了儒家的其他经书，享有独尊的地位。然而《大学》对于一个才开始读书识字的儿童来说，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不过，到了凌廷堪12岁的时候，他便能日读百行，熟通“四书”了。当时海州有一个叫程实斋的读书人，对凌廷堪的早慧十分赞赏，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乾隆戊子，余年二十，闻郑氏书塾中有同乡凌氏子年十二，慧甚，日读百行。”这时候的凌廷堪，可以说在海州已小有名气。然而面对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懂事的凌廷堪开始考虑为兄长分担生活的重担。就在13岁那年，他结束了五年的私塾生活，违心地离开了学堂，开始学习做生意，跟着哥哥在商场上讨生活。

三次科考终圆进士梦

凌廷堪虽然弃学从商，但是他读书的心愿并没有因环境的变化而消逝，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他白天奔波于商贾之间，到了晚上就读书自学。由于经济拮据，他无力购书，为了满足自

己的求知欲望，常常从友人家里借书来阅读。如这一时期他主要看的《词综》、《唐诗别裁》之类的书籍，就是从友人那儿借来的。正因为阅读的书籍来之不易，更加激励他挑灯苦读，不知疲倦。《词综》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编写的词总集，选录了唐、宋、元三代 659 家词，共计 2200 余首，内容非常丰富。《唐诗别裁》是乾隆时期沈德潜编的一部诗集，共有 20 卷之多，其中主要记录了唐代不同诗歌流派的诗作 1900 余首，在当时是一部十分有影响的唐诗选本。自从有了这两部书之后，凌廷堪便百读不厌，反复揣摩，不出一年的工夫，就初步掌握了欣赏诗和词的方法，而且能够尝试自己赋诗作词了。

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凌廷堪经常到板浦的含沧书屋看书。书屋的主人是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杨镒。然而，对凌廷堪求学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当时寄居在含沧书屋的诗人张宾鹤。张宾鹤，字云汀、仲谋，号尧峰，钱塘人，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和书法家，擅长作七言古诗，书法崇尚颜真卿。张宾鹤在海州板浦时，看到了凌廷堪平时所写的一些诗词作品，十分惊奇，便主动将正规的作诗方法教授于他。凌廷堪在日后的《寄怀张云汀先生》一诗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忆君在海上，授我为声诗。谓我下笔古，有若屈宋辞。”从张宾鹤对凌廷堪的评价来看，凌廷堪当时不但偏爱古体诗，而且对屈原、宋玉的骚体也情有独钟，甚至超过对华丽的唐诗的喜爱。这种青睐远古的情怀，也许正是后来凌廷堪倾注一生心血研究《仪礼》这部古老经典的原因之一吧。

在得到了高人的指点之后，凌廷堪作诗的兴致一发不可收

拾，同时他也借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理想。如后来保存在《校礼堂诗集》中的题为《静女吟》的诗中，凌廷堪自比“静女”，表达了不管周遭环境如何变化，他都要避开来自外界的诱惑与俗事带来的烦恼，心志坚定地继续学文作诗的心迹。又如他在另一首题为《送程时斋游关中》的诗中，放言不但要与青天试比高下，而且还要用笔将华夏九州、大河山川任意挥洒，他还勉励友人不要与周围的人一般见识，要视富贵为无谓，要用与天一样浩瀚的胸襟拥抱自己的生命。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正在学做诗人的凌廷堪用朴素的诗句抒发着自己的胸怀，年轻的心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这年他 18 岁。

正当凌廷堪信心十足地从事诗词写作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结识了戏曲家吴恒宣。吴恒宣是《双仙记》和《义贞传奇》的作者，颇有文名。当时吴恒宣正在编写《云台山志》，在了解到凌廷堪的情况后，他邀请凌廷堪一起参与写作。在吴恒宣的影响下，凌廷堪开始留心南北曲之学。他认为词曲虽然不为一些文人学士所重视，被认为是“小道”，但是它毕竟也是古代音律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从此他潜心学习词曲。一年之后，凌廷堪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竟能独立作曲和作古文了，这也为日后他在燕乐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凌廷堪通过自己的努力，虽然在诗词古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近十年来的经商，成绩却平平，似乎毫无建树。母亲王夫人对儿子的秉性十分了解，知道儿子的志向不在经商，而是胸怀高远。她语重心长地对凌廷堪说：“你选择了经

商，却又不屑与商人为伍，恐怕难以长久，还不如坚持走读书的路。”她还提醒凌廷堪：“读书不是为了什么头衔虚名，而是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并能践行不渝。既然在小小的板浦场没有可供你继续提高学识的机会，我已有你的兄长照顾，你就出去寻找老师和朋友吧。”恰在此时，凌廷堪的表兄弟，时任仪征课税司大使的许执中请凌廷堪去署中担任管理文案的工作。如此有了经济上的保障，凌廷堪便整理行装，前往商业繁荣、学人往来频繁的江苏仪征，迈出了他继续读书深造的第一步。这年凌廷堪 23 岁。

离开故乡远行，离开朝夕相伴的母亲，这对于从小就失去父爱的凌廷堪来说，此时此刻心里只有对养育他的母亲的依依不舍。临行之前，凌廷堪感慨万千，他在《别家》一诗中写道：“廿载依膝下，未尝顷刻离。今日远行役，恐母常念儿。行礼行载途，犹复牵母衣。兄为引离尊，欲语仍含悲。仆夫催登程，相视徒依依。”然而对于孝顺的凌廷堪来说，还有一件始终萦绕于心的事情没有完成，那就是父亲的灵柩仍浮厝在板浦，还没有下葬。就在离家第二年的十月，他再次回到板浦场，扶父柩回安徽歙县，与祖父母合葬于梅山。安葬父亲以后，凌廷堪仍回到板浦场。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一，凌廷堪应两淮巡盐御史伊公之聘，又从板浦场到了扬州。

扬州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风物繁华之城。清代两淮盐运史的治所就设立在扬州。聘请凌廷堪前来的伊龄阿，姓佟氏，官至侍郎，擅长绘画，诗也写得好。乾隆四十二年，他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奉乾隆皇帝的旨意删改《古今杂剧传奇》，在扬

州开设词馆，修改曲剧。这次修改，共删编校勘了1100多种曲目，历时四年，参加此项工作的有43人，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戏曲纲目和提要《曲海》。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基于凌廷堪在戏曲上有一定的素养，伊龄阿便邀请凌廷堪来扬州协助他一起修曲。

出于对诗歌的偏爱，凌廷堪来到扬州后，除了参与修曲工作之外，他在读书过程中对金代诗人元好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著名诗人、史学家，是唐代诗人元结的后裔。元好问在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等各个文学领域都有涉猎，其中尤以词的成就为最高，被誉为金朝一代之冠。元好问作品中所表达的百感交集的凄凉心境，激起了凌廷堪的共鸣，拨动着他的心弦。

在扬州，凌廷堪结识了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随后登科，宦途显赫，由翰林而出任浙、赣、豫巡抚和两广、云贵总督，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朝代，被称为“九省疆吏”、“三朝阁老”，是清廷特别倚重的南方大僚。他在任职期内，提倡学术自任，是对乾嘉后期考据学潮流加以正面理论指导的著名学者。此时的阮元年仅18岁，刚刚参加完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的考试）。虽然凌廷堪比阮元长7岁，但两人一见如故，从经学谈到填词，直抒胸臆，畅快淋漓，彼此都暗暗佩服对方的学识。闲暇时两人还结伴出游，十分融洽，由此结为莫逆之交。

在扬州修曲的日子不到两年，临时性的词馆就被撤销了，馆中同仁纷纷各谋生路。这时曾经共事的友人李绳写了一首诗

赠送给凌廷堪，告诫他“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意思是说不要把短木棍当做笔，只顾研究戏曲，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其实是建议他学习经学，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李绳的话引起了凌廷堪的深思。凌廷堪虽然发愤读书，原来也曾经向别人借阅过儒家经典，但是由于自己从小失学，经学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在阅读过程中，往往苦于不得甚解，由此便认为读经是件苦差使，于是时读时扔，始终没有认真对待。此番看到李绳所赠的诗句，翻然醒悟。他觉得仅仅局限于词曲还远远不够，离真正的所谓学问还有相当的差距。从此以后，凌廷堪把丢弃的经书再次捡了回来，每天放在枕头边上，日日相伴。同事们看到他对经书如此认真和着迷，纷纷劝他与其选择经学这条艰苦的路，还不如赋诗作文更为便捷一些，而且也容易出名。对此，凌廷堪不为所动，他认为求学不是以难易来取舍的，更不是为了出名。他暗暗下定决心，定下目标，要求自己必须至少精通一部经书。为了能帮助自己熟记经文，他用手抄经书的形式加强记忆。当时有个叫做金兆燕的学者，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工诗词，尤精元人词曲，这时正改任在扬州作教授。他开坛站，号召名士，联舫于红桥、白塔间，颇具号召力。他见凌廷堪能如此坚持学习经学，认为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便劝凌廷堪不可长期滞留在乡里，建议他到京城去访学拜师，开阔眼界。

乾隆四十七年（1782）冬天，凌廷堪在学友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去京城拜师求学，开始了他的科举之路。临行之前，在扬州的学友阮元、钟怀、何孙锦、江安等邀请凌廷堪游览扬州

名胜瘦西湖，游毕在蜀岗酒肆为他饯行。席间，阮元赋五言古诗一首赠行，诗中说：

何当说远行，忽忽意无著。
昔贤拜责言，孤陋感杂索。
惟思双鲤鱼，素心或可托。
握手更赠言，持为此后约。

凌廷堪复答诗说：

今春来邗上，饥寒守空囊。
眼底忽逢君，不异云中鹤。
共语三日夜，解衣肆般礴。
刀解庖丁牛，斤去郢人垩。
新秋我北上，与君乍离索。
君赋送我诗，深情具怀酌。

从阮元与凌廷堪相互的赠答诗中可以看出，此时他们的友谊已非同一般，两人切磋学问已到了“共语三日夜”的佳境。面对短暂的分别，彼此互道珍重，互相勉励。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之间通信频繁，有什么新想法新著作，便立即告知对方，一起分享。

初至京城，凌廷堪携带了平时的著述，在前辈的举荐和引领下，首先拜谒了日后成为他恩师的内阁学士、著名金石考据

学家翁方纲。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是清代提倡“肌理说”诗论的著名诗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主持过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精于考据、金石、书法之学。主要著作有《石洲诗话》、《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等。当凌廷堪呈上自己作的诗文请他指点时，翁方纲连声称奇，十分赞赏凌廷堪的独辟蹊径之见，于是询问凌廷堪为什么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凌廷堪回答说自己没有学习过时文，不了解其中的文法，所以不敢贸然去应试。

所谓“时文”，在古代社会里是对科举考试所用文体的通称。因为它是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必修课目，所以又称为“举业”、“举子业”、“制义”、“制艺”等。时文是个历史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唐代与宋初是指律赋，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废律赋，用“经义”，于是“经义”便成了“时文”。从南宋到明初，时文的体制、格律日臻完善，终于形成了“八股文”。“八股文”亦称“八比文”、“四书文”，它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因此明清的“时文”也就专指“八股”了。由于“八股”的内容局限于“代圣贤立言”，所以它的形式也较为单一，即有所谓的破题、承题、起讲、领题、落下等一套固定格式。乾隆皇帝钦定官修的《四库全书》除收录一集明代八股文作为范本之外，其余一概不收。可见皇帝本人也未必认同“时文”为正统的学问。时文在一般人心目中，只不过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科第既得，筌蹄旋弃。

翁方纲听了凌廷堪的解释后，不紧不慢地对他说：“你受俗人看法的影响太深，从古至今，文章都是一样的，写文章的道理也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几种方法，只有一种方法而已。”

翁方纲随手拿起桌上的几篇文章说：“这就是你说的那种八股文，你拿去看看，与你所了解的文章有什么两样吗？”翁方纲鼓励凌廷堪继续努力练习写作，说他一定能留下不朽之名。恰巧此时，翁方纲的门生章维垣被派去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凌廷堪于是得以进入四库馆做了校书。这对刚到京城的凌廷堪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他不但得到名家的赏识，拜师入门，而且还得到了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对此，凌廷堪既感激又欣慰。他在一首题为《古意二首上翁覃溪师》的诗中这样写道：

小草生田间，荆榛相蔽亏。
托根在贱地，作花何足奇。
田夫既不顾，采撷终无时。
敢望雨露及，常恐耒耜施。
一朝见君子，谓是兰蕙姿。
移置通都中，殷勤灌溉之。
草木岂忘情，芳馨日以滋。
何时纫为佩，以报幽人知。

凌廷堪自喻为一棵生在野外的不起眼的小草，他渴望被雨露灌溉，又怕被农夫不小心摧残。突然见到了君子，被当做优